



马琴的牵挂

她打算离开宁波回四川老家，唯一放心不下的是，网店“灿友驿站”



马琴教残障人士整理货物。 记者 王鹏 摄

春节将近，马琴买好了回四川和家人团聚的车票，但与往年不同的是，今年，她没有同时订好返程票。还回不回来，这个问题她已经纠结了很久。

来宁波整整12年，当年那个因为妈妈生病而四处求助的孤女，在2012年台风“海葵”来袭时因为组织“双闪”爱心车队一夜成名。经过几年历练，她已经成长为甬城志愿者中的领头羊。马琴这个名字，正拥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。但如今，她开始打算放下在宁波打拼的一切，回家乡四川重新创业。

心底里说，我们有点不舍得，可也感到欣慰，毕竟一个人这样在外漂泊不是长久之计：“想了这么久，终于想通啦？”

她笑着点头，眼里却突然泪光闪烁。

在这个城市，除了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眷恋，她还有一件特别放不下的事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

欢迎您加入东南商报特稿栏目微信：“程钟婧鼓”，了解更多内容。我们会上传原汁原味的“未删节版”稿件，也会和您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。我们希望通过微信了解您的阅读心得，也希望您多多报料哦。加入方式：1. 扫描右边的二维码；2. 搜索微信号 dnsbczjg。我们期待您的关注。

悲剧

悲伤扑面而来。

医院人很多，除了街道工作人员、志愿者、媒体，就是赶来打听消息的家属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大叫着亲人的名字，有人已经完全没了主意，见到穿白大褂的就拉着袖子问，医护人员忙作一团……

马琴站在旁边，她没有亲历那个悲惨的时刻，也没有一夜之间失去至亲，没有人愿意好好搭理这个他们眼中的局外人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护士沟通，得到允许后进入病房，查看那些伤员，了解他们的信息，和官方已公布的名单对照，然后进行增补，确定后再对外公布……

她遇到了一个害羞的男孩子，发着烧，眼睛红红的。他说胸口痛，但是医生说没事，可以出院。

“我可以出院吗？”他

问了她好几次，举起右手给她看，不知道是受了伤还是过度惊吓，拳头根本握不起来。

她陪他去了另外一家医院，那里同样有许多受伤的人和寻亲的家属，大家无暇顾及这个看起来不算严重的年轻人，再换一家，医生说，很严重，至少卧床休息半年。

男孩在上海没有家人朋友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要去找谁。就在此时，角落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，哭声穿过整个走廊。他们看到，一个小伙在一对哭泣的夫妇面前跪下了，开始抽自己的耳光。

马琴身边的男孩愣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和她告别。他说不想留在医院了，也不想留在上海了，能活着已经很好了，他想回到家人身边去。

马琴来不及追他，又一批家属赶来。她很快发现，在这个巨大的悲剧里

面，那个男孩的问题小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

回到医院，那个小伙的脸已经肿了起来，但是还没有停手，一边打一边哭诉。马琴听出了一个大概，小伙说女友本来不想去外滩的，可自己坚持要去，想释放青春，度过一个难忘的跨年夜，结果，那个女孩子没有跨过年，她把生命和青春一起丢了。

女孩的父母没有叫他停手，深夜的医院走廊里，只有绝望的抽泣。

马琴想去拉，但最终忍住了。她发微信说，生命无法重来，她只能希望这个男孩以后替女友好好照顾父母。

几天以后回到宁波，她依然觉得难过。但是，她常常会想到那个被大家都忽略的男孩，他好像一直在提醒着她，活着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，要多多珍惜和家人一起的时光。

两难

马琴又憔悴了很多。

见面的那天，是她从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救援现场回来的第四天，还没有从那巨大的悲剧中回过神来，连续失眠，比以前更消瘦，眼里满是血丝。

这是个让人心疼的姑娘。先生也心疼她，电话里面会生气，他说不是不让你去，但是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把自己搞得那么累？也不指望你赚钱养家，但总不能老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，做公益做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？

马琴也知道他的委屈和为难，结婚一年多，一直分居两地。先生是她以前的同学，毕业多年后重逢、相恋。为了马琴，他曾一度放弃成都已经稳定的工作，来到宁波，两人在江东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，过着拮据的生活。只是失去了原来的社交圈子和家人朋友的支持后，他的事业远没有以前顺利，生活上也是种种不习惯，较高的生活成本也让他压力山大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回成都。

而马琴在宁波的公益事业正风生水起，除了助学外，她还参与了帮助困难家庭的“养羊计划”。两年前，她又开始助残，去年花了很多精力给残障人士做淘宝培训，随后开的淘宝店“灿友驿站”刚刚走上正轨，她舍不得半途而废。

先生也不愿意强迫她，两人就这么分着，他只说，你高兴就好。

难得，她还有一对开明的公公婆婆，他们没有像同龄的老人一样催着要抱孙子，他们只说，什么时候要孩子你们自己定，你们高兴就好。

但是，至亲的人不在身边，马琴常常觉得高兴不起来。有时候和先生打电话，三言两语就讲完了，她会忍不住想，你是太忙了，还是没什么话和我说？

她因此常常陷入两难之中。工作的时候，觉得干劲十足，常常做到深夜。出去做活动，也是一呼百应，身边朋友一大堆。可是，累了一天饥肠辘辘地回到家里，总是冷冷清清的，有时候她甚至很羡慕身边工作的几个智障人士，至少他们回到家，有爸爸妈妈的热饭热菜和嘘寒问暖等着。

亲人太远了，无法彼此照顾。在过去的一年，一直做钟点工补贴家用的婆婆进了两次医院，一次是意外车祸，一次是小手术，但是先生都没让马琴回去。他说我还不知道你，回来也放不下那边的事情，两头操心，又得熬几个通宵，如不要回来。马琴很愧疚。

公公一天天衰老下去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为了赚钱供儿子读大学，做了好几年棒棒军（挑夫），落下了严重的腰肌劳损。如今，腰越来越直不起来，坐得久一点就会疼，他需要人照顾。

马琴觉得，自己没有理由不回去好好孝顺他们。

元旦小长假，她原本打算去杭州休整两天，到西湖边走走，晒晒太阳，好好想一想。

2014年最后一个晚上，朋友们陪着她，一群异乡人，聚在家里，各显神通，小小的餐桌上，摆满了川菜、江西菜、云南菜、宁波菜、台州菜……

“人生第一次这么多朋友一起跨年，感恩在宁波12年里所有的朋友。”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，马琴在朋友圈更新了这么一条微信，当时她想，留在这个城市，一直到老，该多好。

她在清晨的阳光里醒来，刷了刷手机，知道上海出事了，于是退掉了去杭州的车票，然后和另一名志愿者直奔上海。

中午11点多，她出现在上海的地铁里。当时也不知道，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那里下的。

孩子



马琴在翻看网店的页面。

那位妈妈没回答，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。马琴也理解，亲生女儿无可替代，特别是这个时候。

马琴心情复杂地离开，医院外面阳光明媚，车水马龙，地铁里是一群和遇难者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，挑染着头发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笑容灿烂。她当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就是那会儿，她有要个孩子的强烈愿望。以前和丈夫公婆说起孩子的时候，总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，但现在她突然发现，对自己来说，这个孩子将是世上唯一和自己血缘相亲的人。她从小是个弃婴，养母早早过世，没来得及看到她穿上婚纱（本报2013年10月18日曾报道），她找了多年亲生父母，但即便有央视的帮助，也一直没能如愿。（本报2014年5月曾作报道）人生那么无常，唯有孩子，可以延续生命和希望。

而且，那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一切从头来过，多好啊。

世事难料，所以，一个孩子好像还不够，最好是两个。

思想的天平开始更多地倾向于回四川，回到先生身边，生一个娃，做一个好妈妈。因为，她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渴望亲情和天伦。

【下转 04 版】

旁人说再多都无济于事，喊再多也没用，只能自己承受、忍耐。

这位失去孩子的单亲妈妈不停地拧着一张餐巾纸，喃喃自语：“阿拉因很乖很听话的，她平时每天晚上都回来的。那天晚上没回来，我想着第二天一定得好好说说她，没想到，没想到……”

她转过头来，满脸泪水，咬着自己的拳头，要把什么东西堵住。

马琴把手放在她胳膊上，像拍孩子一样拍着她。

她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，大声哭出来：“我没有女儿了呀——”

马琴抱住她：“我也没有妈妈了，我们是一样的。”两个人都开始哭，这位母亲愿意说话了，开始细细地讲女儿的生平。

马琴陪了她一天，临走的时候留了电话，然后说，阿姨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做你的干女儿吧。

1月2日上午，她还见到了遇难者李娜的父母，这个23岁的女孩再过2个多月就要做新娘了，但爸爸妈妈却永远看不到她披上婚纱的样子了。她看到娜娜的妈妈哭着扑倒在娜娜爸爸怀里，看到爸爸浑身发抖，连说话都是颤抖着；难过中马琴感到一丝庆幸，李娜还有一个姐妹，这对年迈的父母还有一个孩子可以依靠。

更让人同情的是另一名遇难者的妈妈。遇难的女孩是上海人，研究生。妈妈年近40才有了这个孩子，孩子的爸爸前两年刚去世，她如何承受这样的致命打击？

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，她能体会，但是，她只是看着，陪着，听着，什么也不说。

知道生死，和经历生死，是不一样的。她想起妈妈去世的时候那种痛彻心腑的感觉。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，